

# 爲女性作傳——周法高 《柳如是事考》對陳寅恪 《柳如是別傳》的召喚與心裁

廖美玉\*

## 【提要】

周法高編撰有《足本錢曾牧齋詩注》、《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及參考文獻多達幾百種的《牧齋詩註校箋》，更以此根柢撰寫成《柳如是事考》，直可謂以考據作傳。自序中記述陳寅恪先有《論再生緣》考證作者陳端生的生平，晚年更傾全力完成《柳如是別傳》，自是「有他的用意」。周法高有感於《柳如是別傳》的出版難期，遂有「彌補這一缺憾」的撰寫動機。兩位治學嚴謹的史學與語言學學者，不約而同投入為女性作傳的研究工作，探究無法擁有權力的女性，如何發揮個人的影響力，在歷史上留下動人的身影，如序中所言「得到意外的啟示」，值得深入探究。而字裡行間所流露「潛心學問」的安頓感，於今日學術環境尤可發人深省。

**關鍵詞：**柳如是 女性傳記 自由思想 學術精神

---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周法高先生（1915-1994）治學甚勤，畢生專攻語言文字學，卓然名家，撰有《中國古代語法》、《中國語文研究》、《論中國語言學》、《周秦名字新詁匯釋及補編》、《中國語言學論文集》、《中國音韻學論文集》等，主編有《金文詁林》、《金文詁林補》、《漢字古今音彙》、《廣雅疏證引書索引》等。此外，周先生自大學時期即偏好文學，以治語言學餘暇完成《顏氏家訓匯注》、《牧齋詩注校箋》、《足本錢曾牧齋詩注》、《錢牧齋吳梅村研究論文集》、《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柳如是事考》、《董妃與董小宛新考》等<sup>①</sup>。筆者有幸，因研究錢牧齋之故，特蒙業師柳作梅、張敬兩先生推薦，於三十幾年前赴中央研究院拜見周先生，除慨然贈與珍貴研究資料，幾度拜訪，更得聆聽教誨，深刻感受到周先生於學術研究與文獻資料之醉心與熱情，有得善本祕籍而欣悅者，有運用資料提出突破性見解而自得者，每感於資料之獲得不易，自費出版、公開，尤樂見資料被更多研究者運用，其豪爽靄然，宛如在目。

陳寅恪先生（1890-1969）為史學名家，博學卓識，融貫中西，先後留學東京弘文學院、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與美國哈佛大學等，前後十幾年，具備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精通文史，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寒柳堂集》等，晚年尤致力於《論〈再生緣〉》（1954）、《柳如是別傳》<sup>②</sup>之撰述。

陳寅恪先生於 1948 年當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周法高先生於 1964 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陳寅恪先生於 1930 年兼任中央研究院

<sup>①</sup> 周法高先生著作，詳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網站

（<http://www2.ihp.sinica.edu.tw/staffProfile.php?TM=3&M=4&uid=95>），筆者獲周法高先生親贈或柳師作梅轉贈者有：《柳如是事考》（臺北：周法高發行，1978年）、《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臺北：周法高發行，1978年）、《錢牧齋吳梅村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足本錢曾牧齋詩注》（臺北：周法高發行，1973年）、《牧齋詩注校箋》（臺北：周法高發行，1978年），另有錢謙益撰《牧齋外集》（無版權頁），特此誌謝。

<sup>②</sup>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文理出版社，1977年），《柳如是別傳》（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2002年）。

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遠走西南，執教西南聯大；1942年後輾轉於香港、桂林、北平、廣州等地任教。周法高先生於1941年開始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因逢1949年的變局，陳先生留大陸，周先生來臺，兩位傑出學者隔海而共同關注到明末清初的錢謙益與柳如是，也都留下了為柳如是作傳的著述，特別耐人尋味。

柳如是（1618-1664），原生家庭不詳。少為吳中大家婢，流落為盛澤歸家院名妓徐佛弟子，名楊愛，字影憐。崇禎九年（1636）結識張溥（1602-1641），次年移居松江，結識陳子龍（1608-1647），孫康宜撰有《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sup>③</sup>。後移居西湖，與汪汝謙（1577-1655）同遊，自更姓柳，名是，字如是，有《柳如是尺牘》三十一篇、《湖上草》三十六首<sup>④</sup>。崇禎十三年（1640）結識錢牧齋，次年納為側室，康熙三年（1664）錢牧齋卒而家變起，柳如是為保家而自縊。著有《柳如是集》、《柳如是遺集》、《列朝詩集小傳·閩集》等<sup>⑤</sup>。

陳寅恪於1954年完成《論再生緣》初稿，自出資油印若干冊，至1978年方得正式出版。至於1964年完成的《柳如是別傳》，更因文革浩劫而遺失定稿，尤以當時兩岸隔絕，音訊不通，與陳寅恪有「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之誼的俞大維先生，1970年在中研院歷史所演講〈懷念陳寅恪先生〉，尚有「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傳過數次，前幾次均為誤傳，此次亦尚未證實。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的疑慮<sup>⑥</sup>。周先生乃於1978年版自費出抄寫本〈柳如是事考〉、《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東山酬和集》等採影本）。直到1980年，黃萱騰抄本《柳如是別傳》才得以出版，隨即引發海內外學界高度重視與討論，蔣天樞於1981年出版《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原稿有刪節，1997年出版增訂本），1984年臺灣更出

③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臺北：允晨文化，1992年）。

④ 潘景鄭《鈔本柳如是尺牘及湖上草跋》云：「猶是未嫁牧翁時所作，蓋寄跡西湖，日與汪然明酬唱者。」轉引自周法高《柳如是事考》，頁13。

⑤ 柳如是：《柳如是集》（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含《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尺牘》、《柳如是詩》、《東山酬和集》、《柳如是詩拾遺》。周法高：《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收錄張南祜編輯《佚叢甲集》之《柳如是遺集》。此外，周法高據《列朝詩集小傳·閩集·許妹氏》條下引柳如是語云：「承大子之命，讎校香奩諸什，偶有管窺，輒加槧記。今所撰錄，亦據《朝鮮詩選》，存其什之二三，其中字句竄竊，觸類而求之，固未可悉數也，觀者詳之而已矣。」（臺北：世界書局，頁813），認為柳如是參與了《列朝詩集·閩集》中的婦女詩編選。（頁24）

⑥ 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收錄於《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文理出版社，1977年），頁1-9。

版了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評證》、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大陸則要到1995年才有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sup>7</sup>，對於陳寅恪晚年撰寫《柳如是別傳》的相關論著已多，1997年胡曉明〈關於《柳如是別傳》的撰述主旨與思想寓意〉將學界有關《別傳》撰述主旨的意見歸納為辨誣說、自遣自證說、復明運動史、頌紅妝的女性史、知識份子史／人格心態史、明清文化痛史、自喻自悔說七類，另外再提出情史說<sup>8</sup>，可見一斑。相形之下，周先生的《柳如是事考》乃如自序所謙稱「希望陳先生的大作早日出現，使本文能夠早日作廢」<sup>9</sup>，寂寞許多，實則周先生自有其別出心裁處，本文聊作發揮，以見一斑<sup>10</sup>。

## 二、周法高隔海召喚的陳寅恪《柳如是別傳》

周法高《柳如是事考》書前自序寫作動機，乃在彌補當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未能出版的缺憾，直指陳寅恪「晚年研究柳如是，當然有他的用意」，特別標舉陳寅恪「有自由之思想，方有優美之文學」的深衷，並預期陳作「早日出現」，使是書「早日作廢」，為作廢而寫的書，顯然有著隔海召喚的深刻意涵。晚於《柳如是事考》出版的《柳如是別傳》，在諸多障礙艱難之際，也幸而依然維持「有自由之思想，方有優美之文學」之初衷，洋洋八十萬字，陳寅恪的「用意」處處可見。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原意本作《錢柳因緣詩釋證稿》，書名改為《柳

<sup>7</sup>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7年增訂本），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評證》（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汪榮祖：《陳寅恪評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後續研究極多，施慧敏：《著書惟賸頌紅妝——陳寅恪晚年心態研究》（東華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有專節作文獻回顧，餘如廖可斌：〈陳寅恪《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的研究旨趣〉（《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第03期，頁93-105）、黃裳：《絳雲書卷美人圖——關於柳如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等，因非本文重點，不復一一論述。

<sup>8</sup> 胡曉明：〈關於《柳如是別傳》的撰述主旨與思想寓意〉（《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第03期），頁25-31。廖可斌〈陳寅恪《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的研究旨趣〉有進一步的歸納，並指出：「其根本的動機和旨趣，乃在於表彰柳如是的獨立人格和民族氣節，宣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它的影響，遠不止於一姓之興亡，一時之得失，而關乎整個民族之興衰，整個人類之命運，意義至為重大。」（《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頁102。此外，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之〈天閑星入雲龍公孫勝陳寅恪〉輯錄許多對《柳如是別傳》的毀譽批評，此不贅述。

<sup>9</sup> 周法高：《柳如是事考·自序》，頁1。

<sup>10</sup> 謹以此文向兩位國學大師的致敬。下文回歸學術寫作習慣，直呼兩位大師名諱，不復冠以「先生」。

如是別傳》，難免有「關於河東君之著作，自以牧齋之著作為主要資料」（頁 827）之取捨，乃在書中一再自陳：「今撰此書，專考證河東君本末，而取牧齋事蹟之有關者附之，以免喧賓奪主之嫌。」（頁 4）周法高《柳如是事考》有單行本，同時又收錄在《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一書中，可見陳、周兩人都無法迴避錢牧齋與柳如是的不可分割關係。對照梁啓超的「合傳」主張與「配角」說：

又如妓女及戲子，向來人看不起；但是他們與政治上社會上具有很大的關係；明末妓女中的柳如是、陳圓圓、顧橫波都是歷史上極好的配角……為他們作篇合傳，不僅值得而且應該。有許多地方，須靠他們來點綴、說明。<sup>11</sup>

梁啓超雖然看到了柳如是等人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仍只承認她們是「極好的配角」，也只適合作妓女的合傳。在陳寅恪、周法高兩位學術工夫紮實的大學者筆下，《柳如是別傳》、《柳如是事考》都使柳如是躍升為「主角」，大大突破了梁啓超的成說，而各有其見地。陳寅恪於 1960 年作〈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自陳「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即指《柳如是別傳》而言，可見陳寅恪「用意」之深，大要如下：

### （一）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尚

陳寅恪於 1928 年作〈王靜安先生紀念碑記〉，已明確提出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在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理念，云：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知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sup>12</sup>

陳寅恪因王國維之死，深刻體會到「獨立自由之意志」對一位學者的重要性，尤當士處興衰存亡之際，如先一年作〈王觀堂先生挽詞〉所云「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

<sup>11</sup>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第四章〈合傳及其做法〉（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 251-252。

<sup>12</sup>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文理出版社，1977年）〈附錄二〉，頁 1439。書名為俞大維題字，本書第一版於 1974 年由三人行出版社。

吾儕皆苟活」，如何在苟活亂世的不堪中，堅持「脫心知於俗諦之桎梏」而透顯真理，陳寅恪選擇一個極獨特的論述策略——為女性作傳，而無論是 1954 年完成的《論再生緣》，或 1964 年完成的《柳如是別傳》，都引到了項蓮生〔鴻祚〕的「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忖文章之得失，與窈窕之哀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爾。

（詩題）〈十年以來繼續草錢柳因緣詩釋證，至癸卯冬，粗告完畢。偶憶項蓮生〔鴻祚〕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傷哉此語，實為寅恪言之也。感賦二律〉<sup>13</sup>

耗去晚年的所有心力，細筆寫下可以當哭的才女浩然長歌，盡是作者心事。如《論再生緣》考證《再生緣彈詞》作者陳端生，書末清楚記憶舊作「南渡幾回傷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論再生緣》，頁 1110），而真正關鍵則在強調「有自由之思想，方有優美之文學」。陳端生《再生緣》乃一敘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長篇巨製，寫孟麗君女扮男裝，突破社會體制之牢籠，中狀元、作宰相故事，寄寓陳端生身世遭際，哀怨纏綿與不平之感，陳寅恪一再表彰其為「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頁 1091）、「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頁 1094）、「《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頁 1100）特對《再生緣》看似思想陳腐的女扮男裝、中狀元、作宰相等俗濫可厭情事加以發揮，云：

夫當日一般人所能取得之政治上最高地位為宰相，社會上最高地位為狀元，此兩事通常皆由科舉之途徑得之。而科舉則為男性所專佔之權利，當日女子無論其才學如何卓越，均無與男性競爭之機會，即應試中第，作官當國之可能。此固為具有才學之女子心中所最不平者，而在端生個人，尤別有更不平之理由也。……然則陳氏一門之內，句山以下，女之不劣於男，情事昭然，端生處此兩兩相形之環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職是之故，

<sup>13</sup> 前者見《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論再生緣》，頁 1037。後者見《柳如是別傳》，頁 7。為避繁瑣，以下採隨文加註頁碼。

端生有意無意之中造成一驕傲自尊之觀念。此觀念為他人所不能堪，在端生亦未嘗不自覺，然固不屑顧及者也。（《再生緣》，頁 1091-1092）

在社會的權勢結構中，女性本就居於弱勢，且長期習／安於弱勢處境，因而具不世出才學的女性，就更凸顯出其悲劇性際遇，也更能激起具不世出才學而身處危亂之士的共鳴。陳寅恪在書末自誌遭逢盧溝橋之變，「流轉西南，致喪兩目……又所至感者，則衰病流離，撰文授學，身雖同於趙莊負鼓之盲翁，事則等於廣州彈絃之瞽女」，並深感陳端生之身世而賦兩詩，其一以「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頁 1111）作結，捨棄具有專占政治地位之男性權利，選擇以「覓詩」取代「覓封侯」，以詩為載體發揚「獨立自由之意志」，撰寫出可以「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傳世文章。這樣的「獨立自由之意志」精神，在《柳如是別傳》有更多發揮，第一章〈緣起〉即直言「斯乃效《再生緣》之例」（頁 4），吳曉明亦指出：「一方面，不是陳子龍，不是袁崇煥，而是柳如是，成為明清痛史的主角，這又是對於男性中心史的顛覆。另一方面，柳如是最為核心的氣質，是陳寅恪在全書中反復強調的她的自由精神，這一點，極具現代精神。」<sup>14</sup>可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確是陳寅恪為女性作傳的核心觀念。

## （二）超越身分與性別的雙重社會拘限

陳端生猶藉「扮男」的虛擬方式以表達「自由之思想」，柳如是與當時名士交往密切，自來固多名妓與名士的風流佳話，而鮮能修成正果<sup>15</sup>，柳如是實抱持求偶擇婿的心意，除了有〈男洛神賦〉以酬答陳子龍〈湘娥賦〉（《柳如是別傳》，頁 141），更直接著男子裝拜訪錢牧齋<sup>16</sup>，正式成為牧齋側室後，依然交流名士，自難見容於時議。《柳如是別傳》於此著墨特多，第一章〈緣起〉先以九題十一首七律自寫心事，始於〈詠紅豆并序〉，記憶二十年前旅居昆明所購得的錢謙益故園紅豆，已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詩有云：「東山蔥嶺意悠悠，誰訪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縱回楊

<sup>14</sup> 吳曉明：〈關於《柳如是別傳》的撰述主旨與思想寓意〉，《文藝理論研究》第 3 期（1997 年），頁 25-31。

<sup>15</sup> 筆者另有〈身與世的頹頹 —— 吳梅村詩中的秦淮憶舊〉，收錄於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 年），頁 1-66。

<sup>16</sup> 顧苓《河東君小傳》：「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語言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收錄於《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頁 98）

愛千金笑，終贖歸莊萬古愁。灰劫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sup>17</sup>全書五章，篇幅也以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最長，約占 40%，恰與原題《錢柳因緣詩釋證稿》相應。陳寅恪特別整理柳如是求偶擇婿的艱辛歷程如下：

崇禎八年秋晚以前，為松江時期。八年秋晚以後至九年再遊嘉定復返盛澤歸家院為嘉定盛澤時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為杭州嘉興時期。此後則至虞山，訪牧齋於半野堂，遂為一生之歸宿。風塵憔悴，奔走於吳越之間，幾達十年之久。中間離合悲歡，極人生之痛苦。然終於天壤間得值牧齋，可謂不幸中之幸矣。……河東君以儒士而兼俠女，其殺身以殉牧齋，復何足異哉？  
(頁 144)

一個被婚姻制度所摒棄的女性，堅持追求婚姻的權力，歷經幾達十年奔走的「風塵憔悴」，終能遇到也敢於衝撞社會體制的錢牧齋，使一生有了歸宿，這種承受「極人生之痛苦」的離合悲歡際遇，陳寅恪特許以「儒士而兼俠女」的雙性特質。尤其難能而可貴者，柳如是能突破性別的拘限，與諸名士建立的「知己」關係，舉例來說，陳寅恪引汪然明《春星常詩集壹隨喜庵集崇禎元年花朝題詞》所稱「時騷人韻士，高僧名姝，嘯詠駢集」，闡明柳如是與汪然明的「知己」情分，云：

「名流」雖指男性之士大夫言，然河東君感慨激昂，無閨房習氣。其與諸名士往來書札，皆自稱弟。又喜著男子服裝，及適牧齋後……（牧齋）「嘗曰：『此吾高弟，亦良記室也。』戲稱為柳儒士。」然則河東君實可與男性名流同科也。……但就其平日所為，超世俗，輕生死，兩端論之，亦未嘗不可以天竺維摩詰之月上，震旦龐居士之靈照目之，蓋與『高僧』亦相去無幾矣。  
(頁 375)

柳如是以自身的言行修養，包括感慨激昂、超世俗、輕生死等特質與見識，成功地使諸名士接納她為「與男性名流同科」，陳寅恪甚至許其為合美人、知己、名士與高僧而為一（頁 374-376），即使當時名士亦難望其項背。甚至一再引述柳如是〈春日我聞室作，呈牧翁〉，指出：「河東君此詩雖止五十六字，其辭藻之佳，結構之密，

<sup>17</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 1。為避繁瑣，以下引文凡出自本書者，採隨文加註頁碼。



讀者所盡見，不待贅論。至情感之豐富，思想之微婉，則不獨為東山酬和集中之上乘，即明末文士之詩，亦罕有其比。故特標出之，未知當世評泊韻語之專家，究以鄙說為何如也。」（頁 558）從創作表現推尊柳如是，可概其餘。

### （三）能使英雄不入彀的女性力量

書名由《錢柳因緣詩釋證稿》改為《柳如是別傳》，〈緣起〉於〈詠紅豆并序〉之後次以〈題牧齋初學集并序〉，序中記憶少時見牧齋《初學集》，深賞其「埋沒英雄芳草地，耗磨歲序夕陽天。洞房清夜秋燈裡，共簡莊周說劍篇。」自註引《初學集·謝象三五十壽序》云：「君初為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犁庭掃穴之舉。」等語為參證，以見錢牧齋素有英雄氣質，而清兵南下的迎降與北遷，都予人許多非議空間，至於隨後傾全力投入反清復明工作，更透顯出生命的真正精彩處，其中轉折關鍵，即為柳如是，陳寅恪詩云：

早歲偷窺禁錮編，白頭重讀倍淒然。夕陽芳草要離冢，東海南山下溟田。誰使英雄休入彀，轉悲遺逸得加年。枯蘭衰柳終無負，莫詠柴桑擬古篇。

（頁 2）

詩下自註引阮吾山重責錢牧齋為「無恥喪心」，除提出牧齋降清後「以著書修史自解之情事」，特著「誰使英雄休入彀」一句，自註云：「明南都傾覆，牧齋隨例北遷，河東君獨留金陵。未幾牧齋南歸，然則河東君之志可以推知也。」柳如是的獨留金陵，是錢牧齋「未幾南歸」的關鍵之一，也因此才有《投筆集》以「苦恨孤臣一死遲」（頁 2）留下震世名篇。陳寅恪進一步推許錢柳為「女俠名姝、文宗國士」，著力闡發為柳如是作傳的深衷，云：

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頁 4）

柳如是就在當時迂腐者的深詆聲浪中，堅毅地偕同錢牧齋冒死反清，散發出「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動人姿彩。尤其當時對鄭成功入臺，普遍有海外扶餘

不足以王的見解<sup>18</sup>，《柳如是別傳》特別檢附張蒼水〈上延平王書〉並加以案語指出：

鄭氏之取臺灣，乃失當日復明運動諸遺民之心，而壯清廷及漢奸之氣者，不獨蒼水如此……牧齋以爲延平既以臺灣爲根據地，則更無恢復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內舊宅也。然河東君留居芙蓉莊，直至牧齋將死前始入城者，殆以明室復興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猶有可能。較之牧齋之心灰意冷，大有區別。錢柳二人之性格不同，此即一端，足以窺見矣。（頁1183）

柳如是不只讓錢牧齋由殼中脫身，淬煉出更爲精彩的生命印記，甚至在錢牧齋已經放棄對鄭成功的期待時，依然堅信復明有望。陳寅恪以柳如是的兩次選擇不與牧齋同行，證成爲女性單獨立傳之必然。

#### （四）「傷春」又一體：刻意傷春，貯淚盈把

陳寅恪《論再生緣》因感陳端生之身世而賦的詩中，已有：「地變天荒總未知，獨聽鳳紙寫相思。高樓秋夜燈前淚，異代春閨夢裡詞。絕世才華偏命薄，戍邊離恨更歸遲。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頁1111）藉「異代春閨」抒發個人「不覓封侯」的心志。這種心志，在《柳如是別傳》更顯得慎重其事，《陳寅恪詩集》載有〈稿竟說偈〉一首云：

奇女氣銷，三百載下。孰發幽光，陳最良也。嗟陳教授，越教越啞。麗香開學，泉比泐舍。無事轉忙，燃脂暝寫。成冊萬言，如瓶水瀉。怒罵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刻意傷春，貯淚盈把。痛哭古人，留贈來者。<sup>19</sup>

陳寅恪以在教學上「越教越啞」自嘲，而把不甘於「啞」的心意，傾全力在發揚柳如是的奇女幽光上，剔抉出諸般「待發之覆」，結尾四句的「刻意傷春，貯淚盈把。痛哭古人，留贈來者」，揭露出「傷春」的深衷，把文學史上淵遠流長的傷春閨怨，推揚、傳衍成民族精神之精華。在《柳如是別傳》結尾另有一首無題的〈偈〉說：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莊忽諧，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憫生悲死。繁瑣冗

<sup>18</sup> 筆者另撰有〈反清復明與立國東瀛——鄭成功蹈海的兩岸詩情〉（《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頁43-92。

<sup>19</sup> 陳美延、陳流求編：《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27。

長，見笑君子。失明曠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臥榻沉思，然脂瞑寫。痛哭古人，留贈來者。（頁 1224）

兩偈詞句相近，此偈毫不掩飾「尚未聾啞」的自喜之情，特別是「亦文亦史」、「憫生悲死」的深刻意涵，結尾更重揭「痛哭古人，留贈來者」，自是嘔心瀝血之作。是以長達十年的寫作過程中，完稿無期的焦慮，陸續寫下的詩句，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猶想柳前春」、「歌哭無端紙一堆」、「人間遺恨總難裁」（〈乙未陽曆元旦作〉），「然脂瞑寫費搜尋，楚些吳歎感恨深」（〈箋釋錢柳因緣詩，完稿無期，黃毓祺案復有疑滯，感賦一詩〉），「然脂功狀可封侯」、「平生所學惟餘骨」（〈丙申五月六十七歲生日，曉瑩於市樓置酒，賦此奉謝〉），「渡江好影花爭豔，填海雄心酒祓愁」（〈丁酉陽曆七月三日六十八初度，適在病中，時撰錢柳因緣詩釋證尚未成書，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賦一律〉），「欲將心事寄閒言」、「推尋衰柳枯蘭意，刻畫殘山賸水痕」（〈用前題意再賦一首。年來除從事著述外，稍以小說詞曲遣日，故詩語及之〉），「橫海樓船破浪秋」、「石城故壘英雄盡」、「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綿綿死未休」、「遺屬只餘傳慘恨，著書今與洗煩冤。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十年以來繼續草錢柳因緣詩釋證，至癸卯冬，粗告完畢。偶憶項蓮生〔鴻祚〕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傷哉此語，實為寅恪言之也。感賦二律〉）（頁 4-7），處處可見「刻意傷春」與「明清痛史」的不可分割，而尤在意民族精神之延續，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特藉鄭成功入海加以發揮，云：

明南都傾覆，延平一系能繼續朱氏之殘餘，幾達四十年之久，絕非偶然。自飛黃大木父子之後，閩海東南之地，至今三百餘年，雖累經人事之遷易，然實以一隅繫全國之輕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變之所由，不可不於此點注意及之也。（頁 727）

臺灣在反清復明上雖未能成就大業，仍特別表彰鄭成功所延續的民族精神，乃至三百餘年後仍具有維繫全國的關鍵地位。以當時兩岸分隔景況，這一段話顯然是有為而言。吳宓在日記中引述陳寅恪的談話指出：

寅恪細述其對柳如是研究之大綱。柳之愛陳子龍及其嫁牧翁，始終不離其民族氣節之立場、光復故物之活動。不僅其才高學博，足以壓倒時輩也。總之，

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閑風趣之行動也。<sup>20</sup>

明白揭示《柳如是別傳》兼含辨別夷夏的政治意涵與個人氣節的道德意義。汪榮祖更指出：「寅恪投射一己於三百年前，猶如觀劇者與劇中人同化，實為其興趣不墜的源淵。……而於神往之際，傷古撫今，常常不能自己。因寅年社會與文化之變動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渾忘現實之痛苦。寅恪箋釋錢柳詩得到精神上之樂趣，自無可疑。」<sup>21</sup>把自己投射在迥異於男性世界的女性際遇中，臥榻沉思，然脂暝寫，神往、寄情於女性的「傷春」意緒，痛哭古人，即所以撫平自家情緒、忘卻現實痛苦，陳寅恪寫作《柳如是別傳》，既是留贈來者的心史，同時也是一種自我救贖。

### 三、周法高《柳如是事考》的別出心裁

相對於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的洋洋八十萬字，周法高為柳如是作傳，乃別出心裁，《柳如是事考》以具可讀性與普及性的學術著作為撰述旨趣，又是另一種工夫。依《柳如是事考》書前自序，周法高的寫作動機除了對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的隔海召喚，很重要的一個動機是對學校語文教育盡一番責任，預期以此書「作為大專、高中學生文史科的課外讀物」、「寫比較通俗的文章」<sup>22</sup>，而且要能避免老生常談或不經之談，因此，兼具專業性與可讀性就成了寫作指標：

由於我是慣於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喜歡寫無一字無來歷的考據文章，所以就寫成本文的形式。我們知道寫考據文章往往流於枯燥，使人不能卒讀。我寫作本文就是想一矯此弊，希望普通人也可以看得懂。（頁（5））

惟有把學術性「無一字無來歷」的嚴謹考據工夫，寫成具有可讀性的普及性讀本，才能擴大讀者群並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要寫得深入淺出，使專家學者認為確有心得，一般讀者認為明白有趣，而又主題正確」（頁（3）），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專攻語言文字學的文獻與考證工夫，周法高除了完成《柳如是事考》作為具普及性的

<sup>20</sup>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964年」引《吳宓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76-177。

<sup>21</sup>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201。

<sup>22</sup> 周法高：《柳如是事考》，頁2。為避繁瑣，以下引文凡出自本書者，採隨文加註頁碼。

學術著作，另撰輯有《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足本錢曾牧齋詩註》，《牧齋詩註校箋》等專著，以豐富的文獻資料考校，作為撰寫可讀性學術著作的依據，其嚴謹度可見一斑。《柳如是事考》有序說明寫作動機與寫作方法，在撰述的過程中，先完成〈論柳如是〉一文，雖僅約四、五千字，實已涵攝主要論點；續寫部分是〈柳如是的一生〉、〈柳如是參與反清復明工作考〉，乃就〈論柳如是〉所述提出更詳細的佐證資料或延伸討論。全書合計約只三萬字左右，惟如序言所自道的「成如容易卻艱辛」（頁（6）），就讀者而言，亦有看似淺白、其實深刻之感。及得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周法高於「歎為觀止」之餘，撰有〈讀《柳如是別傳》〉一文，逐一比校《柳如是別傳》與《足本錢曾牧齋詩註·原註補鈔》、《牧齋詩註校箋》之異同，尤詳考黃毓祺案之細節等疏誤<sup>23</sup>，也可作為周法高於文獻資料之嚴謹度的佐證。

周法高特別指出柳如是的一生「極富戲劇性」，很適合創作，可以寫成話劇或電視劇或小說，在劇情鋪排中自然容易發揮可歌可泣的效果。而周法高既已指出「作為大專、高中學生文史科的課外讀物」，必要條件之一為「主題正確」，由此標舉「柳如是的一生，愛國保家，值得我們加以表揚。」（頁 2-3）歷覽傳世的絕代佳人，集美貌與聰慧於一身的女子，同有桃華容顏而各有其坎坷際遇，在歷代文人學士的詠歎寄寓中，成為士人生命中的重要配角。然而作為具普及性的學術著作，尤其處在社會倫理體制中缺位的「妓」身分，又遭逢異族入主中原的地毀天崩局勢，柳如是如何從社會的邊緣、士人生命中的配角，極力奮起而成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縱觀柳如是一生，凡遭遇三劫難，先是幼年遭棄以致淪落風塵，再則遭逢異族入主的易代鉅變，三則夫死即身陷家產被奪的險惡處境，最後選擇以死保家，其遭遇之坎坷，可謂史所未有。周法高《柳如是事考》首章〈論柳如是〉，開章就指出：

柳如是的行為，實在不愧為奇女子。她出身青樓，年輕貌美，聰明而多才，反而和行年六十的牧齋結合，那是因為她崇拜牧齋的學問和才華。她過去結交的，例如張溥、陳子龍、汪汝謙等，都是有名的文人，而不是富商大賈。

<sup>23</sup> 周法高：〈讀《柳如是別傳》〉，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2（1982）：189-203，收錄於《錢牧齋吳梅村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頁 141-158。

(頁 1) 24

以柳如是為「奇女子」，就在於柳如是能以其個人的姿質、才能、努力乃至生命，具自主性地選擇自己要走的道路。然而，柳如是洋溢才華、自主思想與開放行爲，固然有其獨樹一幟的人格特質，惟若無錢牧齋的愛重與成全，終究難以發揮。錢柳相知相惜，可謂相得而益彰<sup>24</sup>。周法高特別提到：「像柳如是這樣的好勝要強，在過去守禮法的社會中是很不常見的。」(頁 2)，而錢牧齋雖有正室陳氏，對柳如是仍以「正室之禮相待」，築絳雲樓以居，詩文唱和，相與談詩論文(頁 1-2)。柳如是如何從與諸名士交往的名伎，進而成為錢牧齋以「正室」之禮相待的「賢妻」？又如何從一代名士錢牧齋身旁脫穎而出成為主角？周法高從幾個角度著墨：

### (一) 從才高藝精評定柳如是的詩畫造詣

周法高稱讚柳如是有令人驚異的「過人的才華」，書中不厭其煩地引述各家評論，說明柳如是在詩、書、畫都有很高的造詣，獲得高度贊譽<sup>25</sup>。錢牧齋在遇見柳如是前，作〈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已有「近日西泠誇柳隱，桃花得氣美人中」，後句即直接引用柳詩。錢牧齋在詩中多有涉及柳如是詩句者，陳寅恪也指出「兩人酬和諸作，其辭鋒針對」(《柳如是別傳》，頁 12)，周法高特別舉出錢牧齋化用柳如是〈金明池·寒柳〉一詞，給予柳詞「很出色」的評價：

柳如是還是填詞的能手，可以上繼李易安的。(頁 7)

在一般標舉的詩、書、畫之外，增加了柳詞的地位。此外，還舉錢牧齋〈玉蘂軒記〉引述柳如是評花而「深賞其言」，更找出錢牧齋〈燈下看內人插瓶花戲題四絕句〉詩云：「淺澹疏花向背深，插來重折自沈吟。劇憐素手端相處，人與花枝兩不禁。」(《初學集詩註》，卷 20，頁 1498)，指出「柳如是還精於插花的藝術——花道」，並附帶

<sup>24</sup> 汪汝謙(1577-1655)雖為鹽商，善音律詩文，喜交接文士，為湖山詩酒之會，嘗為柳如是刊印《尺牘》、《湖上草》。

<sup>25</sup> 依鈕琇《觚賸》記載，柳如是有「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之語，錢牧齋亦以「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作回應。(頁 15)

<sup>26</sup> 列舉如下：「盛澤有楊影憐，能詩善畫，余見其所作水仙竹石，淡墨淋漓，不減元吉子固，書法亦佳。」(汪珂玉《珊瑚網》)、「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猥慧，賦詩輒工，尤其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鈕琇《觚賸》)、「梁溪鄒斯漪論次閨閣諸名家詩，必以河東為首。」(龐樹柏《龍禪室揀譚》)、「柯葉精細，翎羽蒙茸，工筆寫生斷推此種。以其刻意描摹，絕無板蕪之迹，生香活色，浮動紙上，真絕藝也。」(邵松年《古緣萃錄》)(頁 7)

說明「日本流行的花道，本來是明末萬曆年間袁中郎提倡後傳到日本去的。」（頁 26）以見當時插花已是具有文人品味的流行藝術。明清之際雖不乏有才華的名妓，但最多也只是依附名士的風流佳話，像柳如是這麼努力成就自己、充分發揮才華的，畢竟是鳳毛麟角。

柳如是除了創作才華，更難得的是品評能力與詩學素養，讓她得以參與了錢牧齋的著作工作：

牧齋查書，都要找她幫忙；牧齋作詩文，她也加以批評，得到了牧齋的賞識。  
（頁 4）

書中舉例證明「柳如是对牧齋的作品加以欣賞，是非常普遍的」（頁 25）。尤其在錢牧齋編纂《列朝詩集》、寫詩人小傳的浩大工作，周法高舉《列傳詩集小傳》朝鮮〈許妹氏〉條有柳如是的數百字評介與撰錄說明（頁 24），證明柳如是已從助理提升到了獨當一面的編纂工作：

柳如是擔任閩集婦女的詩的編纂工作，可以說她實在是從事婦女文學的先驅者。（頁 4）

晚明女性在創作詩文、編選女性詩作等風氣漸起，惟多屬閨閣活動性質，如柳如是既能創作、能批評，也能找資料、做研究，直接參與大部頭詩集的編撰工作，畢竟難得，周法高特別指出：「她的詩詞被後人傳誦，她的畫，也被後人所珍藏」（頁 4），柳如是以自己的成就證明了自己的存在價值。

## （二）從冒死犯難頌揚柳如是的愛國精神

明清易代之際的危亡局勢，對士人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考驗，錢牧齋更是留下許多的討論空間。相形之下，柳如是就顯得明快而更具獨斷力。尤以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軍南下、錢牧齋迎降乙事，依顧苓〈河東君傳〉：「君勸宗伯死，宗伯謝不能。君奮身欲投池中，持之不得入。」（頁 32），周法高藉此比較錢柳兩人的性情差異：

在明亡後以，她勸牧齋和她一道殉國自盡，而牧齋卻做不到，她要投在池中，被人救了下來，這是多麼剛烈的個性！（頁 2）

從柳如是投水殉國這一點看來，可以看出她的性情是多麼的剛烈！另一方

面，也可以反映出牧齋的優柔寡斷了。（頁 32）

就此而言，錢牧齋反而成了襯托柳如是的配角。錢柳入清以後的患難相隨，特別是錢牧齋於順治四年（1647）的繫獄金陵，柳如是的剛烈性格更被凸顯出來，錢牧齋〈和東坡西臺詩韻六首·序〉直言：

丁亥歲三月晦日，晨興禮佛，忽被急徵，銀鐺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從死。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sup>27</sup>

面對錢牧齋銀鐺入獄的危急狀況，病中的柳如是冒死從行，絲毫沒有可憐之言行，依顧苓〈河東君傳〉所描述：「君絜一囊，從刀頭劍鋌中，牧圉餽橐維謹。」<sup>28</sup>而柳如是的慷慨激勵，更成為錢牧齋「賴以自壯」的憑據，也因為柳如是的奔走活動，使錢牧齋得以脫險。周法高認為錢詩所云「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乃「感激涕零頌揚備至」的由衷之言（頁 34），因而論斷柳如是「確實是女中豪傑，能夠擔當大事的」（頁 33）。

柳如是能夠擔當大事，尤展現在偕同錢牧齋共同投入反清復明大計上，除了慷慨捐輸，如錢牧齋〈後秋興之三〉自註所云「姚□□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sup>29</sup>以金錢資助反清的工作，更實際參與籌劃與接應，依周法高考證，順治七年（1650）錢牧齋到浙江婺州策動金華總兵馬逢知反清復明，「柳如是那時已參與了反清的密謀」（頁 52、54），更具體的參與則集中在軍事行動上：

柳如是從順治十一年甲午（1654）到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一直從事反清復明的工作。……順治十一年鄭成功、張名振反攻入長江，和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張煌言攻金陵的工作，柳如是都間接參加了接應的工作。（頁 51）

周法高歸納「牧齋與柳如是祕密從事反清復明的工作達二十年之久」，其間錢牧齋兩度入獄，除了柳如是的設法營救，錢牧齋以文字結交地方大吏，實有掩護的作用（頁 57），而「柳如是對他的反清復明的活動，具有莫大的影響」（頁 58），因此，周法

<sup>27</sup> 《有學集詩註》，卷 1，頁 1594。

<sup>28</sup> 顧苓〈河東君傳〉，收錄於《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頁 99。

<sup>29</sup> 《投筆集箋註》卷上頁四下，頁 2712。



高除了表彰：「這又可以看出柳如是敵愾同仇反清復明的壯志」（頁 2），結合柳如是在錢牧齋卒後為保家而自縊，「柳如是具有毀家紓難的精神」（頁 54），周法高更指出：「她為了接濟反清復明的工作而把積蓄花光了。由此可知，柳如是的死，直接由於家事，間接卻是由於國事。」（頁 55）可以這麼說，錢牧齋於明亡之後，先降清而後反清，在生死兩難中留下〈後秋興〉等諸多名篇，若非柳如是，亦難澈底激發出生命中如此深沉的底蘊。

### （三）從亡身保家闡發柳如是的犧牲精神

錢牧齋嗣子為妾朱氏所生子孫愛，柳如是育有一女。由錢牧齋〈和東坡西臺詩韻六首〉所云「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孫愛想方設法使「孝子」改為今行本的「壯子」，周法高就說：「由此可反映出來孫愛的顛預無能了。」（頁 32）<sup>30</sup>。周法高雖認為錢柳婚後有「十年的閒情逸致，可謂享盡人間清福」（頁 20），惟依順治七年（1650）錢牧齋作〈東歸漫興六首〉之一云：

經旬悔別絳雲樓，衣帶真成日緩憂。入夢數驚嬌女大，看囊長替老妻愁。碧香茗葉青磁椀，紅爛楊梅白定甌。此福天公知吝與，綠章陳乞莫悠悠。（《有學集詩註》，卷 3，頁 1747）

可以看出錢牧齋對柳如是的依賴，也能體會到家庭的經濟負擔愈來愈重，對實際理家的柳如是實有其難為處，結尾更流露出對珍惜眼前生活的心意。無奈同年冬的絳雲樓大火，「生活便大不如前」（頁 20）。再加上資助反清復明的活動，依錢牧齋〈孟東十六日，偕河東夫人，自芙蓉庄泛舟拂水，瞻拜先塋，將有事修葺，感歎有贈，效坡公上巳之作，詞無倫次〉詩所云「憑君拮据理菟裘，放我蕭閒居畏壘」，周法高據此指出：「可以看出那時他們的經濟並不寬裕，家計全由柳如是來管理。」（頁 42）又碰到順治十八年（1661）紅豆村莊被盜，如錢牧齋〈與趙月潭〉函所云「家中百物罄盡，賤內累年為嫁女奩具，亦一卷而去。僕苦口勸諭，欲以義命為解，而卒未可破除也。」周法高指出「柳如是飽受驚恐」的情形（頁 43），而趙月潭三子趙管也

<sup>30</sup> 《牧齋遺事》載明：「牧齋長君孫愛，性暗懦，亦頗迂闊。」顧苓〈河東君傳〉亦云：「牧齋捐館，嗣君孝廉，弱不自振，而族黨囂悍，聚百人登堂爭鬪，嗣君懼匿，不敢出。」（收錄於《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頁 264、239）。

於當年成為柳如是的贅婿（頁 44）。

國變家難的接連挫折，康熙二年（1663）柳如是 46 歲，乃以剪髮入佛，「洗盡鉛華，反璞歸真」（頁 45），仍居紅豆村莊，錢牧齋則入城與孫愛同居。次年錢牧齋病，柳如是奔候，五月錢牧齋卒，隨即有族人錢朝鼎、錢謙先、錢曾同謀勒逼錢財，《觚賸》卷三「河東君」條記載柳如是表明：「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亡人奩有薄資，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頁 46）也可見柳如是有經濟自主權的。而柳如是為保全家人，遺書女兒云：「我想汝兄妹二人必然性命不保，我來汝家二十五年，從不曾受人之氣，今竟當面凌辱，我不得不死。」（頁 48），周法高忍不住發出：「她不惜自縊而死，來保全錢氏的基業，這種壯烈犧牲的精神，博得了人們的同情，對她的行為同聲讚美」（頁 3），更進一步指出：

柳如是婚後和錢牧齋的感情是始終不渝的。她甚至於犧牲她的生命，來保全錢氏的產業。所以徐芳柳夫人小傳說：「孝廉君（孫愛）德而哀之，為用匹禮，與尚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所以後來作小傳的，如葉恭綽全清詞鈔頁 1545 說她是「常熟錢謙益室」，而不說是「側室」。（頁 49）

柳如是的亡身保家，感動了孫愛，以匹禮與錢牧齋合葬，周法高侈錄時人哀惋之作，如龔鼎芝的「豈少完人傳，如君論定稀」，陸毅的「一死居然是丈夫」，厲鶚的「蛾眉前後皆奇絕，莫怪群公欠致身」，汪端的「慷慨獨君完大節」等，都使柳如是昂然於時代之上。由此可見，柳如是以才高、愛國、保家的女性典範，成為主角，非屬偶然。

#### 四、藉由為女性作傳所透顯的深層底蘊

相對於陳寅恪對錢柳的不避繁瑣、細意迴護，周法高就顯得直截了當、無所避忌，諸如柳如是頗受爭議的兩性關係（頁 4、30）、「好勝」（頁 21）、「不免拔扈一點」（頁 27），乃至錢牧齋的「優柔寡斷」（32）、「怕死」（頁 58）等行為或性格上的缺陷，可謂毫無隱避。周法高與陳寅恪共同選擇為柳如是作傳，其異曲而同工之處，厥為「自由思想」與「文化使命」兩端，

此兩端本為士人所應具備的覺知，而特藉女性加以著力闡揚者，蓋有其深衷，茲分述如下。

### （一）不畏議論的自由思想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乃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尚，前文已有申說。周法高於《柳如是事考》即直指陳寅恪「晚年研究柳如是，當然有他的用意」，特別標舉陳寅恪「有自由之思想，方有優美之文學」的深衷。因此，《柳如是事考》在形塑柳如是才高、愛國、保家的女性典範時，處處可見自由思想之流注，尤當回應到柳如是一生遭遇的三劫難，則所謂「自由思想」的實踐，實要有不畏議論的勇氣才行，此為周法高所著力發明者。

柳如是既入青樓，先以詩詞結交當時名士張溥、陳子龍、汪汝謙等人，顧苓〈河東君傳〉稱其「格調高絕，詞翰傾一時」（頁 98）。又能積極規劃自己的人生，因慕錢牧齋才學，主動於崇禎十三年（1640）女扮男裝往見錢牧齋，常衣儒服<sup>31</sup>，婚後仍維持一定程度的社交關係，周法高即指出：「由於她超逸不羈的性格，她對於當時對女性所加的種種限制不願意嚴格遵守，而加以反抗，因此飽受士大夫譏彈。」（頁 3）錢牧齋不但給了柳如是足夠的社交空間，還輯兩人唱和暨友朋贈詩而成《東山訓和集》，柳如是更成為錢牧齋閱讀與寫作的良伴，「考異訂譌，間以調謔」（顧傳，頁 98），日夕吟披，圖史校讐，詩文唱和，甚至剪髮皈依佛門。周法高總結柳如是的一生如下：

柳如是的生活多采多姿，她曾經做過妓女、如夫人、虔誠的佛教徒、抗清的人物、為夫殉節的烈女，她又是詩人、畫家、婦女文學的編纂者。她是一位聰明、剛烈、具有反叛性的不平凡的女性，稱得上是一位奇女子。（頁 4-5）

在明清之際，一個出身青樓的女子，能夠擁有這樣的精彩人生，柳如是的自主思想與開放行爲，固然有其獨樹一幟的人格特質，卻很難見容於當時社會，周法高即坦言：「像柳如是這樣的的好勝要強，在過去守禮法的社會中是很不常見的。」從女性裝扮來看，周法高舉例說明：「她初見錢牧齋的時候……是女扮男裝的，這已不是普通女子的行徑。次年冬天她和牧齋到鎮江的金山，看到梁紅玉大敗金兵的遺址而大

<sup>31</sup> 《柳如是事輯》引顧苓〈河東君傳〉云：「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瀟灑，有林下風。」（收錄於《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頁 98）又引沈虬〈河東君傳〉云：「常衣儒服，飄巾大袖，閒出與四方賓客談論，故虞山又呼為柳儒士。」可見一斑。（同上，頁 224）。

感興奮。」南明時和牧齋出遊，「頭插雉尾，作戲中的軍裝打扮」（頁 2），都挑戰著當時社會的接受尺度，可見錢牧齋與柳如是都有不畏議論的勇氣，如《牧齋遺事》所記載：

辛巳初夏，牧翁以柳才色無雙，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結褵禮於芙蓉舫中，  
簫鼓遏雲，蘭麝襲岸，齊牢合卺，九十其儀。於是琴川紳士，沸焉騰議。<sup>32</sup>

錢牧齋迎娶柳如是，愈是禮數周到，所引起的物議就愈加沸騰。尤其難能而可貴者，婚後錢牧齋並未以一般女子看待柳如是，周法高詳引鈕琇《觚賸》對此有關的描述，云：

宗伯吟披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讐，惟柳是問。每於書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繙閱，雖縹緗浮楮，而某書某卷，拈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沓至高閣。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披，出與應酬。否則肩筠簞，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即英雄宿彥，莫能屈之。宗伯殊不芥懣，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常戲稱為柳儒士。（頁 20）

前一小節提到：若非柳如是，錢牧齋亦難澈底激發出明亡後如此深沉的生命底蘊，觀此又可知：若無錢牧齋，柳如是亦難盡情揮灑出如此豐厚的女性才情與學問。至於周法高雖不免有時陷入社會道德批判的爭議，如柳如是婚後仍與青樓結識的狎客有來往，參與錢牧齋宴請阮大鍼的聚會等，說：「同時人所加在柳如是身上的罪狀，難免過甚其辭，不過也不會是全無根據的。就照傳說所言，如果照現代的眼光，也是可以諒解的。」（頁 4）或如引鄧漢儀所言：「河東君放誕風流，不可繩以常格。然乙酉之變，勸宗伯以死及奮身自沈池水中，此為巾幗知大義處。宗伯薨，自經以殉，其結局更善。」（頁 5）從而歸納出柳如是兼具「不拘尋常禮法」與「大節不虧」，「正是她值得令人敬佩的地方」，一則強調「現代的眼光」，一則著眼於「大節不虧」，恰可見錢柳兩人於當時不畏議論的自由思想，尤其是實踐與堅持的勇氣，誠屬難得。

## （二）處易代變遷之際的文化使命感

陳寅恪深知興衰存亡之際，「獨立自由之意志」對一位學者的重要性，惟

<sup>32</sup> 收錄於《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頁 250。

身處苟活亂世的不堪中，「著書唯剩頌紅妝」，以無益之事遣有涯之生，長達八十萬字的《柳如是別傳》，不免耽溺在詩／史的龐雜叢結中：

錢柳因緣詩，則不僅有遠近出處之古典故實，更有兩人前後詩章之出處。若不能探河窮源，剝蕉至心，層次不紊，脈絡貫注，則兩人酬和諸作，其詞鋒針對，思旨印證之微妙，絕難通解也。<sup>39</sup>

錢柳雖有不畏議論的自由思想與勇氣，畢竟處在異族入主的易代之際，違礙既多，錢牧齋又有絕大學問，則所謂「探河窮源，剝蕉至心」的通解工作，自不免有論者所稱「以太長為病」，而在撰述主旨上更出現辨誣說、自喻自悔說等七、八類，反而削弱了學者身處興衰存亡之際的苦心孤詣。相形之下，周法高《柳如是事考》書前自序則明快指出：

十七世紀中葉明末（崇禎朝）清初（順治朝）的文學和歷史很有研究的價值，因為這個時代的一些忠臣志士，身懷家國之痛，有一股抑鬱不平的牢騷發洩而為詩文，這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文學。錢牧齋和吳梅村便是這個時期文學界的領袖人物。為了研究錢牧齋，對於他的側室柳如是的一生，也不能不加关注。（頁（2））

地毀天崩的危亂局勢，對有志之士的挑戰極其嚴苛，因而也更能淬煉出「真正有血有肉的文學」，錢牧齋與柳如是便是在這個機緣的激盪下，成為被高度關注與討論的人物。周法高輯《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首錄清末張南斌輯《佚叢·序》自述刊刻《佚叢》之旨，乃「於以傳古人之精神，亦以寄吾人之精神已爾」，云：

彼號稱學術淵藪之歐美強國，事事不苟安於其故，善能取他人之長以為我用，故新理新法，日出不窮。而於古人圖書制作，網羅搜討，好之也乃彌摯，斯其國之獨立精神與人民之愛國心深固盛大而不可搖者，蓋有由矣。至轉而滅人家國也，則并取其語言文字而滅之，使汨焉無復有所維繫，神離其舍，而后軀殼乃惟我所欲。嗟夫！國學之關係如此。……吾聞俄人之於東省，強人用俄語俄文；日本之於臺灣，強人用日語日文。人之欲梏亡我精神，蓋靡

<sup>39</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 11-12。

弗至。顧我乃不待人之強之，而將自汨其靈臺，以為人役。<sup>34</sup>

張南緘身處清末民初之際，目睹列強侵凌的困境，特別分析歐美強國的學術策略：一方面吸收他人之長以確保自己文化的日新月異，一方面搜羅研討古人之圖書制作，另一方面又消滅別個國家的語言文字以利控制經濟資源，更進一步歸納出國家的獨立精神與人民的愛國心之鞏固，就在「國學」。對於日、俄在中國占領區的強力推行日、俄語文，更有「枯亡我精神」乃至「自汨其靈臺，以為人役」的深憂。張南緘於清／民之際刊刻《佚叢》，保存了明／清之際的珍稀資料，周法高早於 1958 年左右即已著手研究吳梅村，1971 年左右開始研究錢牧齋，其中《牧齋詩注校箋》更參閱了幾百種明末清初的文獻，編成《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在《柳如是事考》的序言更指出柳如是「響應張名振和鄭成功反攻大陸」，「不惜以自殺來保全家族」，認為柳如是的行為，「在清代已經飽受士大夫的讚揚」，在家族觀念日益淡薄的現代，自然更要加以提倡，特別是：

柳如是生在三百多年前，透鄭成功同一個時代。台灣是當年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根據地，也是我們現在反攻復國的堡壘，所以我們對於明末清初那個時代應該不會是陌生的，作為國民的一分子，我覺得專家學者們應該利用研究之暇，寫一些深入淺出供學生閱讀的文章。（頁（3））

周法高先完成約四、五千字的〈論柳如是〉一文，意猶未盡，引發寫作《柳如是事考》的興趣，並於 1978 年完成，序言自陳「從原來的四、五千字擴充到三萬字，真是改而又改。我過去寫學術論文，從來沒有這樣大修大改過。寫作的時候，真是既煩惱又興奮，有好多意見都是夜裡睡不著覺補充的。」（頁（4））可以想見周法高為柳如是作傳的心情，是有創作的意味的。在〈柳如是事考〉序言的結尾，特別提到寫作柳如是的挑戰在於「資料並不多」，因此「必須把一些史料的時、地、人、事加以排比」，方能「得到意外的啓示」，並說明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反攻南京時，梁化鳳為金陵提督，錢牧齋〈金陵秋興八首〉之四既有「殺盡羯奴纔斂手」的誓言，又作〈梁提督累蔭八世序〉的應酬文字，並有〈致梁鎮臺〉的「內子念尊夫人厚愛，寢食不

<sup>34</sup> 張南緘輯：《佚叢甲集》，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排印本。（收錄於《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頁 264、239）。

忘」，恰可說明「牧齋爲了掩護他反清復明的地下工作」、「柳如是也利用她的身份打進敵人的陣營，除了掩護以外，還可以刺探消息。事實俱在，這該不是我的想入非非吧。」也似乎是有意爲海峽彼岸的陳寅恪預爲開脫。

## 五、餘話：以學術著作爲創作

不論學術研究的方法如何求新求異，不變的是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在此數位化的年代，從資料庫到數據庫，累積的海量資料，開啓的數位人文研究，方興未艾。於此重新閱讀兩位大師的學術著作，陳寅恪向以博學著稱<sup>35</sup>，《柳如是別傳》考證之巨細彌遺，自不待言，周法高特別指出：

陳寅恪先生六十以前之著作，態度嚴肅，持論謹嚴，其作文如老吏斷獄，一絲不苟。故讀其文者，無不佩服其取材之豐、見解之精與學問之博。及六十以後，草《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文風一變。其論斷之精闢與學識之淵博不減於前，而行文頗多涉及身世，俯仰今昔，輔以詩篇，令人低迴誦讀，動魄驚心。雜以諧謔，使人讀之忘倦。<sup>37</sup>

陳寅恪爲女性作傳的二部著作，蘊含身世之感與今昔之感，使得考據詳密繁冗的學術著作，讀之盪氣迴腸而有「忘倦」的效果。周法高《柳如是事考》本即以具可讀性的學術著作爲寫作旨趣，文字力求淺白，而考證資料之嚴謹，乃如其於輯《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跋》所云：

（張南斌）佚叢所收牧齋集外詩最稱完備，而極爲罕見。孫雄《眉韻樓詩話》云：「其中頗多應酬之篇，惟甲申端陽感懷七律十四首，沈痛蒼涼，不忍卒讀。莊烈之憂勤，廷臣之貽誤，悉在詩中，實與有明興亡之歷史，大有關係之作也。」其重要可知。余輾轉託人抄得，可謂備極艱辛。又以平日所錄柳

<sup>35</sup> 上網隨手搜尋，即可見有吳宓稱陳寅恪爲「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爲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傅斯年稱「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胡適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5%AF%85%E6%81%AA>

<sup>37</sup> 周法高〈錢牧齋陳寅恪詩札記〉，收錄於《錢牧齋吳梅村研究論文集》，頁131。汪榮祖《陳寅恪評傳》也指出：「寅恪投射一己於三百年前，猶如觀劇者與劇中人同化，實爲其興趣不墜的源淵。……而於神往之際，傷古撫今，常常不能自己。因寅年社會與文化之變動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渾忘現實之痛苦。寅恪箋釋錢柳詩得到精神上之樂趣，自無可疑。」（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201。

如有關資料附於後，其中有日人橋川時雄所刊《柳如是事輯》。聞陳寅恪先生有文論柳如是，惜未之見。<sup>38</sup>

要把研究所需資料蒐集完整，本就極為繁瑣費時，若是罕見版本，輾轉尋覓抄錄，更如文中所稱「備極艱辛」，又難免有「惜未之見」的遺憾。是以學術研究固有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sup>39</sup>，惟有高度的學術熱情，關注人的生存處境與社會發展，才能樂在其中而不疲。論文撰寫至此，憶及錢穆身處「赤氛披猖」之際而作《莊子纂箋》，其〈序目〉寫於1951年的香港九龍，明白揭示「處衰世而具深識、必將有會於蒙叟之言」、「世益衰益亂，私所會於漆園之微旨者益深」，乃於「今戰氛殆不可了，遂發意注莊子」，來臺後又於中央研究院得未見書七八種，書成付梓工，錢穆特別提到：

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踰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作逍遙之遊呼、則何逃於隨群蝨而處禪。齊物論之芒乎、則何逃於必一馬之是期。將養其生主乎、則游刃而無地。將處於人間乎、則散木而且翦。儻忽無情、混沌必鑿。德符雖充、桎梏難解。計惟鼠肝蟲臂、唯命之從。曾是以為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於塗中、又烏得觀漁樂於濠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以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致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sup>40</sup>

距離1966年的十年文革風暴還有一段時間，錢穆已經深切感受到言論不自由的衝擊，迨將出現「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絕望境地，可謂語重心長。本書於1951年在香港出版，1955年再版，1957年三版，1962年四版，七年間又增刪改定159條，亦可見慎重。又憶及潘重規《錢謙益投筆集校本·題辭》亦指出牧齋《投筆集》乃「始於反攻，而欲成於復國也」，「遵王印行箋

<sup>38</sup> 周法高：《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頁244。

<sup>39</sup> 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雍也》（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十三經注疏本），頁54。

<sup>40</sup> 錢穆：《莊子纂箋》（臺北：三民書局，1969年臺初版，1974年臺二版），〈序目〉，頁7-10。



註時，慎不敢刻」，是以傳世極稀。而潘重規從「四十年前」一見，「結想逾深，時縈魂夢」，乃有「每一長吟，輒覺聲情激越，摩戛蒼穹，大地山河，一時震動，百世之下，有餘哀焉。」文未署「九龍又一村鷓鴣一枝之室」<sup>41</sup>，時為1973年。周法高又於1978年同時自費出版《柳如是事考》《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諸先生以學術著作為創作的深心，足發吾人之深省。

## 參考書目

### 傳統文獻

1. 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十三經注疏本）
2. 清·柳如是：《柳如是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
3.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閩集》（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
4. 清·錢謙益：《牧齋外集》（周法高發行，無版權頁）
5. 清·錢謙益撰，周法高編：《足本錢曾牧齋詩注》（臺北：周法高發行，1973年）
6. 清·錢謙益撰，周法高著：《牧齋詩註校箋》（臺北：周法高發行，1978年）
7. 清·錢謙益等撰，周法高輯：《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臺北：周法高發行，1978年）

### 近人論著

1. 周法高：《柳如是事考》（臺北：周法高發行，1978年）
2. 周法高：《錢牧齋吳梅村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
3.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4.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文理出版社，1977年）
5. 陳寅恪：《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2002年）
6. 陳寅恪：《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7.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

---

<sup>41</sup> 潘重規：《錢謙益投筆集校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題辭〉，頁1-2。

版社，1995年)

8.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評證》（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9. 汪榮祖：《陳寅恪評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10. 施慧敏：《著書惟賸頌紅妝——陳寅恪晚年心態研究》（東華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11. 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 胡曉明：〈關於《柳如是別傳》的撰述主旨與思想寓意〉（《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第03期），頁25-31。
13.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臺北：允晨文化，1992年）
14.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
15. 陳美延、陳流求編：《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
16.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17. 黃裳：《絳雲書卷美人圖—關於柳如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18. 廖可斌：〈陳寅恪《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的研究旨趣〉（《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第03期，頁93-105）
19. 廖美玉：〈反清復明與立國東瀛——鄭成功蹈海的兩岸詩情〉（《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頁43-92。
20. 廖美玉：〈身與世的頡頏——吳梅村詩中的秦淮憶舊〉，收錄於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年），頁1-66。
21. 潘重規：《錢謙益投筆集校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22.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7年增訂本）
23. 錢穆：《莊子纂箋》（臺北：三民書局，1969年臺初版，1974年臺二版）

# Writing Biographies of Women: The Study of Chou Fa-Kao's *Liu Ru Shi Shi Kao* and Chen Yin-Ke's *Liu Ru Shi Bie Chuan*

Liao, Mei-Yu\*

## 【Abstract】

Professor Chou Fa-Kao compiled a lot of texts and information to author three of his works *Zu Ben Qian Ceng Mu Zhai Shi Zhu*, *Qian Mu Zhai Liu Ru Shi Yi Shi Ji Liu Ru Shi You Guan Zi Liao* and *Mu Zhai Shi Zhu Jiao Jian*. He further wrote *Liu Ru Shi Shi Kao* based on these preceding studies. Chou Fa-Kao mentioned in the preface of *Liu Ru Shi Shi Kao* that Chen Yin-Ke, who studied the life story Chen Dung-Shen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Lun Zai Sheng Yuan") and then wrote a biography for Liu Ru-Shi, did have his special intention in doing so. Chen Yin-Ke put his efforts on finishing the writing of *Liu Ru Shi Bie Chuan*. However, Chen's work was considered impossible to be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due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Therefore, Chou Fa-Kao intended to have his *Liu Ru Shi Shi Kao* to be a remedy to the regretful situation of Chen Yin-Ke's *Liu Ru Shi Bie Chuan*. It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that Chou and Chen, a historian and the other a **philologist**, both put their efforts on investigating and compiling the biography of a female. They disserted how women without power had their great influences on history. Both Chen's and Chou's writing share with us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cquired from devoting themselves to academic scholarship.

**Keywords:** Liu Ru-Shi   Biography writing on women   Liberty   Academic spirit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